采得春芽煮清欢

□重庆晨报特约撰稿 张平念

清明前的风，褪去了料峭的寒，裹着山间草木的清甜，漫过层层叠叠万盛大黑山的野茶坡。趁春光正好，趁风过山林，我迫不及待与野茶坡来一次亲密接触，赴一场与春的约会。采春茶、焙新茗，锁得满口鲜爽，也锁住这一季的明媚。

我喜清茶，因为清茶不附庸风雅，独守那份清简与心安。清茶不似烈酒浓烈，不以甜饮腻口称王，只以纯粹本真待人。

茶山常伴云雾，空气清润无尘，置身其间，方知苏轼所言“人间有味是清欢”的内涵。

无人管理的野茶，无农药化肥添加，仅吸天地之灵气，无异于成为我朝思暮想的自然清味，人间至香。

野茶坡，是当年茶农留下的“宝贵遗产”。这样的“茶遗产”在家乡万盛比比皆是。茶农在山下城里买房居住，少有上山打理，任由茶树与野草比肩，与山野共绿，久而久之，逐渐被人遗忘，成为名副其实的“野茶”，而我却年年惦记着那一片绿色野茶的馨香。

野茶坡的茶树大都生长在陡峭山坡上，那些与杂草混长的茶树，经过一冬的蛰伏，枝丫上早已冒出密密匝匝的新芽，嫩黄的芽头裹着翠绿的叶瓣，像初生的婴儿，怯生生地探着头，迎着微凉的风，轻轻颤动。我知道，这便是人们口中叨叨的明前茶，芽叶细嫩，滋味鲜醇，是春日里最金贵的馈赠。

我常去的地方是一个叫安泰农庄旁的野茶坡，这里峰峦叠翠，云气升腾，浓雾缭绕，空气湿润，负氧充盈，野茶坡若隐若现。云雾终日浸润茶芽，造就了得天独厚的灵秀环境。

薅开浓密杂草，如繁星点点的嫩芽怦然在眼前炸开，指尖触到茶芽那一刻，才真切懂得，春茶的鲜，从来不是枝头凭空而来，是茶芽沾了雨露，经了日光，再被一芽一叶采下，一揉一捻制成，每一步，都是人与春的相逢，与茶的相守。

寻一片向阳的茶坡停下，我俯身凑近茶树，指尖轻轻掐掉一针针那些饱满的芽尖。

采茶是个细活，讲究采芽不采叶、采嫩不采老，不能用指甲掐，更不能硬扯，得用拇指和食指的指腹，轻轻捏住芽头与第一片嫩叶的连接处，微微一折，芽叶便完整地落入手心。当年我初采时动作生疏，指尖总是拿捏不好力度，要么掐破了芽叶，渗出淡淡的茶汁，染绿指尖；要么扯断了茶枝，留下突兀的断痕，留下诸多遗憾。

阳光渐渐穿透山雾，洒在茶树上，给嫩绿的芽叶镀上一层柔光。我专注盯着枝头，指尖慢慢稔熟，一折，一放，一芽一叶，稳稳落入篓筐。每采下一小把，便将茶芽轻轻放在篓底，不让它们相互挤压，破坏了鲜嫩的形态。茶芽带着微凉的湿气，触在掌心，软乎乎的，鼻尖萦绕着淡淡的清苦香气，那是春日最纯粹的味道，不浓不烈，却沁人心脾。

不知不觉，简易茶篓渐渐被嫩绿填满，有四五斤鲜叶。我不求多，指望成茶一斤心足也。

趁在兴头上，我赶紧回家，把鲜茶在阳台摊开，让春日暖阳敛敛水汽。等两三个钟，鲜叶变软，手感绵软，失去了初采时的硬挺，摊青便算完成。

新鲜的茶青

铁锅烧热，小火慢炒，手掌轻压、翻抖，有被烫得直甩手，还得不停在锅中揉搓。因为一旦懈怠或者心急，锅温一高，嫩芽便被烘出焦糊味，清甜散尽，只剩焦苦萦绕，茶汤也变得暗沉发闷，像把一捧春光炒成了烟火余烬。

最后一步，便是烘干。我将揉捻好的茶叶，均匀地摊在筛篮上，放在铁锅上慢慢烘烤，锅底垫一高脚不锈钢垫，使其锅底与茶隔开距离。火不能太旺，要以文火慢烘，让茶叶中的水分慢慢蒸发，让茶香彻底凝聚。我守在锅旁，不时翻动茶叶，看着茶叶从湿润变得干燥，颜色愈发沉稳，香气从清淡变得醇厚，那股独属于春茶的豆香，一点点飘出来，绕在鼻尖，让人沉醉。烘干的时间最是熬人，需时刻留意茶叶的状态，若是烘得太过，茶叶易碎，香气散失；烘得不够，茶叶受潮，不易保存。

当沸水冲开新茗那一刻，茶香清淡悠远，入口微苦，回甘绵长，恰好如人生滋味，淡而有味，静而有韵。

亲手做的春茶，藏着阳光、清风与心意，喝来格外安心。看着指尖被茶汁浸得微微发绿，才知一杯清茶的来之不易。

人们说，春茶采摘，贵在及时，芽叶稍一长老，便失了鲜爽，这春日的时光，一分一秒都耽误不得。原来采茶，采的不仅是茶芽，更是赶春的心意，是对自然时序的敬畏。

春茶，采的是山间春色；制春茶，制的是一缕烟岚；品春茶，品的是岁月清欢。一杯清茶入喉，春日的温柔与美好，便尽数留在了心底。

采得一次春茶，接下来一年的日子里，当端起泡有我亲自采制的春茶时，我便时常会想起山间的晨雾，枝头的嫩芽，口中的茶香，想起时常与春相伴，与茶相守的日子，便有享受不尽的人生清欢。

一座城市的厚重底蕴

□重庆晨报特约撰稿 罗光毅

车快抵达阆中古城时，在一个向右转的地方，无意间看见了窗外的景色，那是一个触动心魄的地方。

我要感谢这个右转弯，也要感谢自己那一瞬间的侧目，否则可就错过了与这个城市一处震撼灵魂的地方的交集，也会失去一次灵魂的洗礼。那一瞥中，我看见了：红军烈士纪念园。

傍晚时我们去了，才知那条街叫张宪街，烈士纪念园就在那条街上。虽然去了，但心愿未了，带着遗憾离开，因为纪念园下午5点已闭园。隔着围墙往里望，园内阒然无声，只有归巢的鸟雀，偶尔发出一两声短啼，渐起的暮色里，有群雕矗立，有石梯齐整如仪向上延伸……

身临园门，栅栏相阻，只能望而止步，心有不甘，问询纪念园旁侧的小卖店，得知纪念园每天是上午9点开园，下午5点闭园，周一闭园。庆幸今天不是星期天，我明天还有机会前来拜谒。

回到阆中古城县学坝的民宿住下，赶紧调整第二天的游览行程，把要去拜谒红军烈士纪念园放在第一位。

第二天上午，我如期拜谒了红军烈士纪念园。踏进园门，空气是新鲜的，凉沁沁的，带着草木与露水的清新，空旷的广场上，我的脚步落在水泥地上，竟有清冷的回音，我轻声地说：“先辈们，我看你们来了。”

我走向纪念园广场东侧，这里有一面《红军在阆中》的大型浮雕墙，再现了阆中人民迎接红军、参加红军、支援红军、建立苏维埃政权、平分土地、建设苏区和红军转战阆中、强渡嘉陵江、长征出发等场面。

阳光斜斜地打在上面，将那些凸凹的史迹照得清晰毕现。那不是冰冷的浮雕，倒像是一幅刚刚被历史自身的温度熨烫过、尚未干透的巨型版画。我看清了：迎接红军的热切手臂，分得土地时的粲然笑容，苏维埃牌匾下聚集的人群……那些脸庞是模糊的，又是无比清晰的，那是一种集体的、沸腾的容颜。我的手指轻轻地拂过墙面，仿佛触到90多年前那个春天粗糙而火热的质地。然而，浮雕的末端，画面流动起来，转向了渡江，转向了别离。那动态的线条里，透出了红军将士奔赴新征程的坚毅和豪迈气概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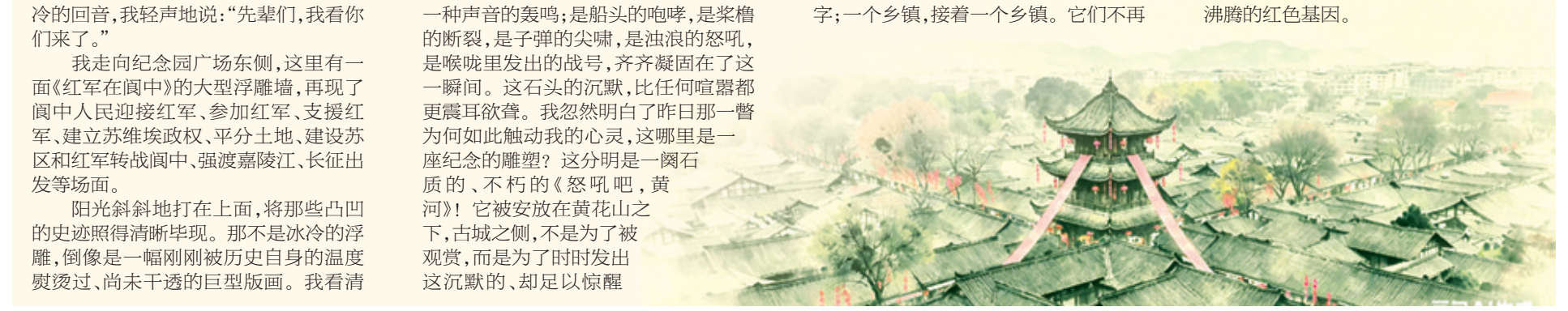
当我的目光，落到了广场中央那座“强渡嘉陵江”的主题雕塑上时，我站定了，屏住了呼吸。方才在浮雕墙上还是线条与构图的故事，在这里，骤然凝铸成了血肉与魂魄的迸发！这不是一座雕塑，这是一股由人体、呐喊、钢铁与浪花汇聚而成的奔腾激流！你几乎看不到一张完整的、安详的脸，所有的形体都在剧烈的运动与对抗中亢奋着。有战士高举步枪，跃出船舷，身体拉成了一张满弓；有司号员昂头吹响冲锋的号角，激励将士陷阵冲杀；有指挥员挥臂向前，有战士举枪射击，有战士奋力投弹，群像英姿，历历在眼。嘉陵江水在这里被抽象成翻卷的刀锋一般的巨石，托举着、撞击着一群不屈的魂灵。

我绕着它，缓缓地走，从每一个角度仰望。阳光移动，在雕塑的棱角处切下分明的光亮，这不仅是视觉的震撼，更是一种声音的轰鸣；是船头的咆哮，是桨橹的断裂，是子弹的尖啸，是浊浪的怒吼，是喉咙里发出的战号，齐齐凝固在了这一瞬间。这石头的沉默，比任何喧嚣都更震耳欲聋。我忽然明白了昨日那一瞥为何如此触动我的心灵，这哪里是一座纪念的雕塑？这分明是一阕石质的、不朽的《怒吼吧，黄河》！它被安放在黄花山之下，古城之侧，不是为了被观赏，而是为了时时发出这沉默的、却足以惊醒所有温柔梦乡的惊雷。

带着这副被“雷声”震彻的耳目，我走向那通向黄花山的石梯。梯级很宽，两侧树木青翠，梯级的中央，自下而上，镌刻着“烈士纪念园”和“一旗五徽”：中国工农红军军旗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、中国共产党党徽、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徽、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徽和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徽。“一旗五徽”的排列顺序寓意革命之火薪火相传、后继有人。石梯有223级，具有特殊的红色寓意，被誉为“革命之梯”。前两个“2”表示当年有2.2万阆中儿女参加了红军，“3”象征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从1933年至1935年在阆中战斗和生活了三个年头。拾级向上，每一步都踏着烈士的足迹，每一步都合着心律的跳动。

山顶是开阔的。一座纪念碑，形如熊熊的火炬，指向青天。它后面，是一面刻满名字的《功勋墙》。

墙很长很高，花岗岩的质地，上面密密麻麻，整饬又沉默地刻满了名字。我走近，再走近，直到我的影子也轻轻地投在了那些名字之上。阳光很好，将每一个凹刻的笔画都照得清晰无比：“蔡文明，七里乡。李时宝，龙坪乡。刘太平，方山乡。……”一个名字，接着一个名字；一个乡镇，接着一个乡镇。它们不再是我在历史书里看惯的、被总和成一个庞大数字的“牺牲”，他们是7468个“曾经在这片土地上走过、呼吸过、笑过的‘人’”。他们的名字多半很朴素，带着这片土地特有的泥土气息与俗世期盼。他们曾经是田埂上甩着鞭子的少年，是灶台边哼着山歌的姑娘，是父亲，是儿子，是某个屋檐下最平凡的牵挂。然后，在一个历史的湍流里，他们做出了同一个选择，把自己的名字，永远地定格在了这一面红色的石墙上。

阆中是川陕苏区的重要组成部分，也是红四方面军长征重要出发地之一。1933年至1935年，红四方面军在阆中转战三年，两万多名阆中优秀儿女参加了红军，在册牺牲的烈士近8000名，共诞生了9位将军和80多位省军级干部。看着这组数据，我想起在阆中古城川北道贡院里看到的另一组数据，阆中在历史上出过116名进士，其中4名状元，17名武进士，是名副其实的状元之乡。

阆中是一座英雄的城市，也是一座人才辈出的城市。我来了，穿行在阆中古城73条古老街巷和历史文化遗址里，拜谒了红军纪念园，感受到了阆中悠久的历史，深厚的文化底蕴，还有让人热血沸腾的红色基因。